



淺談西洋古籍書物特色及其編目描述

馬千惠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組員

「每次處理罕見、美麗的物品時，我與它的第一次接觸總是奇特又強烈……」 《禁忌祈禱書，2009》

【館務報導】

一、前言：國圖人賞書會談起

2019 年，由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邀請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共同合作，開始進行澄定堂寄藏與館內舊藏西洋古籍的編目工作。而為了讓館內同仁有機會賞鑑館藏珍貴古籍所蘊涵的時代風華，特於今（110）年 1 月 25 日舉辦「國圖人賞書會」，由曾淑賢館長帶領 29 位館內同仁共同參與，在資深特藏館員杜立中先生的詳盡解說之中，一覽館藏西洋古籍的歷史文化風采，同時也由本館館藏組從編目的角度切入，協助同仁認識古籍描述整理的基本概念。

古籍的編目一直是有別於一般圖書編目的專學，除了珍稀貴重的原件價值外，每一件古籍都蘊含了大量的歷史文化訊息，以及具有時代意義的工藝特色，包含版式、字體、寫紅、裝幀及彩飾藝術等。依據 “ Descriptive Cataloging of Rare Materials (Books)” （以下簡稱 DCRM(B) ），善本古籍與一般圖書編目最大的不同在於需要提供更詳實的實體細節描述和遞藏資訊，以鑑別同一作品的不同載體版本，甚至須能識別同一載體版本之下的不同單件。詳實的書目，除了讓讀者不必接觸原件，就能達成圖書鑑別與選擇的目的，也能協助典藏機構進

行管理保存的工作。因此，如何在書目中呈現足供鑑別的資訊，考驗著編目員對書況的認識與描述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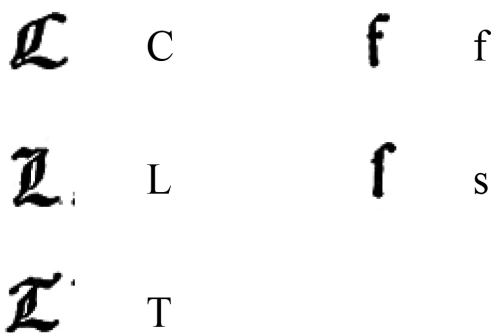
二、從搖籃本開始認識

編整的藏品中有 2 部書籍為搖籃本。一部為 1486 年的《科貝格聖經》（Koberger's Biblia Germanica），另一部是 1490 版的《年鑑補遺》（Supplementum Chronicarum）。搖籃本一般指古騰堡聖經問世（約 1455 年）到 15 世紀結束（1500 年），歐洲地區以金屬活字壓印技術所印製的書籍。這時期的書籍，記錄了印刷書的演進與變化歷程，因此受到藏書與書目學研究的重視。

搖籃本從字體、版式，到裝幀及彩飾，都承繼了手抄本時代的特色；印刷字體採用了各地發展出來的不同手寫字體，其中以常見於學術文本中的哥德體（Gothic type），和古典文學作品所使用的羅馬體（Roman type），最具代表性。哥德體是 15 世紀以前，廣泛通行於歐洲地區的字體，不同地區所使用的哥德字體會有許多變異，與現行的字母字形差異較大，不易閱讀。羅馬體則源自古羅馬碑銘上的字體，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崇尚古希臘與

古羅馬文化，因而將對古典美學的追求，反映在印刷字體的使用上。與哥德體相較，羅馬體的字形較為清晰易辨，逐漸成為普遍通行的字體，可說是現今通用西文字體的前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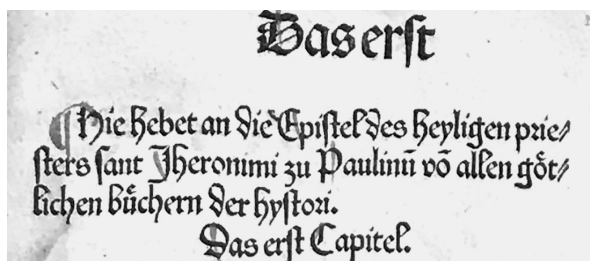
館內所藏的《科貝格聖經》和《年鑑補遺》均採用了哥德體，因與現代的字母字形有所差異，所以對字體建立基本認識，並收集字母字形對照資料，協助識別正確的書名、作者、印行等資訊，成為編目員的第一個功課，只有識別出正確的基本書目資訊，才能繼續在各資料庫或網路資源中，進一步探索出編目所需的參考資訊。



用於德國 Augsburg 的其中一種哥德體字母舉隅。即使同為哥德體，不同地區所使用的字體仍會有些許不同；同一印書者，也可能使用不同字體，來印製不同類型的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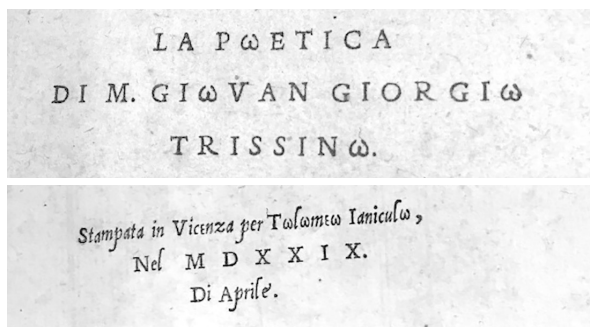
三、書名頁 (Title page) 與柯羅封 (Colophon)

圖書編目描述工作中，書名頁一向被視為首選著錄來源，是題名、作者及印行等書目資訊的重要依據。然而，搖籃時期的書籍並沒有書名頁，只在正文起始處的上方，可能會發現一小段文字標示著作者與書名資訊，並以拉丁文「incipit」做結尾（意為「Here begins.....」），這段文字因而被稱為「incipit」（有譯作「開卷辭」），至於書籍的印行資訊，則通常呈現在書末的柯羅封。



[Koberger's Biblia Germanica] (國家圖書館典藏搖籃本《柯貝格聖經》，1483)，採用哥德字體，此處為「開卷辭」，但並未於句尾標示「incipit」，於書目中著錄較具識別性的自訂題名「[Koberger's Biblia Germanica]」，並將開卷辭「Hie hebet an die Epistel des heyligen priesters sant Iheronimi zu Paulin vō allen götlichen büchern der hystori」著錄於其他題名。

現今西式圖書常見的書名頁，是由柯羅封與牌記等功能標記，逐步整合而來。隨著印書與銷售的成長，印書鋪通常不進行裝幀，而是將印製好的整疊書頁，置於木桶中直接運送至銷售地，運送過程中，書籍的第一頁極為容易損壞或遺失，因此，為了保護印好的首頁，並區別不同書種，在 1460 年代後期，印書鋪開始在書籍首頁前加上一張空白頁，到了 1480 年代早期，則開始在空白頁上印寫書名，其形式仍較類似於現今的前書名頁 (half title page)。之後漸漸地整合柯羅封與牌記等功能標記，16 世紀之後，還加入裝飾元素，逐漸演變成今日的書名頁形式。



“La poetica di M. Giovan Giorgio Trissino” (國家圖書館典藏《提里西諾詩集》，1529)，書名頁上只載有題名，印行資訊 (Vicenza : Per Tolomeo Ianiculo, MDXXIX di Aprile [1529]) 則出現於書末的柯羅封。

四、寫紅 (Rubrication) 與彩飾 (Illumination)

手抄本時代，製書者就開始採用寫紅與彩飾為書籍內容文字增添裝飾，這些元素後來也沿用到印刷書中。寫紅，或有譯作朱墨設色，是透過朱墨 (red ink) 來強調內文中特定字句，以達到閱讀上的醒目提示效果；彩飾則是更進一步地裝飾內容文字，大多是以繁複多彩的圖樣裝飾整版頁面，或是僅以較單純的花卉圖案來裝飾頁面邊框。書中每個章節或段落的首字母 (initial) 也會以寫紅或彩飾做處理，印刷書籍時，會在正文的第一個字母預留空間，並先印上小寫字母，做為提示，以利進行後續的手工字母彩繪工作。15 世紀末，為使書籍製作更快速，並降低成本，開始以木刻圖案取代手繪。



Was ander Capitel.

BAls rede ich von weltlichen menschen
so Paulus der zwelffbot dz vaf der
auferwelung vnd der meyster der hey-
den. der von der gewyssen eynes sollichen geys-
tes in im also hat geredt. Was solt das seyn er-
sucht ir seyn erfahrung. Das in mir redet cristus.
Darnach hat er besucht Samasum vnd Ara-
biam. Darnach gieng er auff gen iherusalem dz
er wolte sehen Petrum vnd belyb bey im funff-
zehn tag. Vnd dise sibem vnd acht. bedewten
geistlich das er solt sein eyn zukunfftiger pre-
diger der heyde vnd die zu vnderweyfen. Aber

[Koberger's Biblia Germanica] (國家圖書館典藏搖籃本《柯貝格聖經》，1483)，正文首字施作了華麗的彩飾，內文其他段落的首字母，有的以寫紅處理，有的亦施以彩飾，於書目中以附註說明「...painted initials, several illuminated...」。

五、裝訂頁序 (Signatures)

另一項古籍與一般圖書編目不同的是裝訂頁序的描述。裝訂頁序通常出現在書頁的右下緣，由字母與數字組成，於印刷時印在全開印紙上，提供裝訂者識別折疊後的書頁組合順序，並確認全書書頁的完整性。從搖藍時期到 19 世紀前期的圖書中，可發現這樣的標記。依據 DCRM(B) 說明，著錄時須依 Philip Gaskell 所著 "A New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書內所述規則做描述，因此，在古籍的書目中可能會見到像是化學式一般的描述資訊：

Signatures: *⁶ A-C⁸ D¹⁰ E-S⁸ T¹⁰ V⁸ X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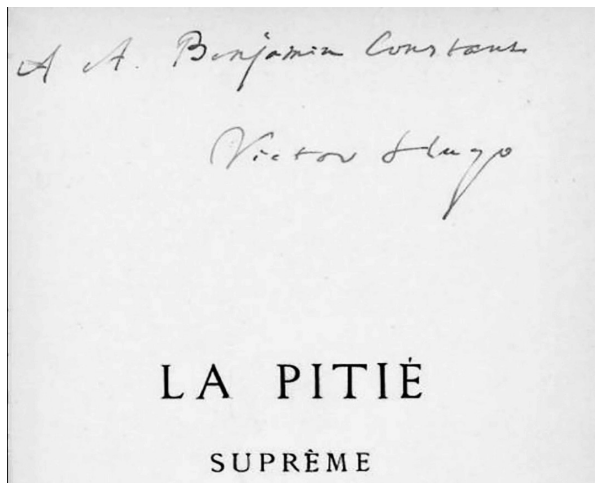
這段公式說明了這本書以 A-T、V、X 共 22 個大寫字母及數字做裝訂頁序的標記，書首有 6 葉未印標記，「A-C⁸」代表 A、B、C 標記各有 8 葉，在原書書頁右下緣會看到「A1」、「A2」、「A3」、「A4」…、「B1」、「B2」、「B3」、「B4」…等標記。

對古籍而言，裝訂頁序所用以標記的字母與符號，亦可協助識別書籍印行訊息。1966 年，英國學者 R. A. Sayce 研究了 1530 年到 1800 年間在 10 個國家地區所印刷的 2,800 種書籍，發現圖書裝幀所使用的裝訂頁序、提示字詞 (catchword) 等標記，會因印刷地而有不同。例如，英格蘭的書籍中，正文書頁的裝訂頁序，通常從字母「B」開始做標記，「A」則用於正文前書頁（如，前書名頁、卷首繪畫、書名頁等）的頁序標記；在比利時安特衛普 (Antwerp) 印刷的書籍，通常會採用星號「*」來標記正文前書頁的頁序，巴黎印刷的書籍則比較不採用這樣的作法；如果正文前書頁的頁序以符號「¶」做標記，則該書很有可能是在日內瓦印刷的。因此，部分圖書館在實務上會為所有手工印刷時期的圖書 (Hand-press era books) 著錄裝訂頁序的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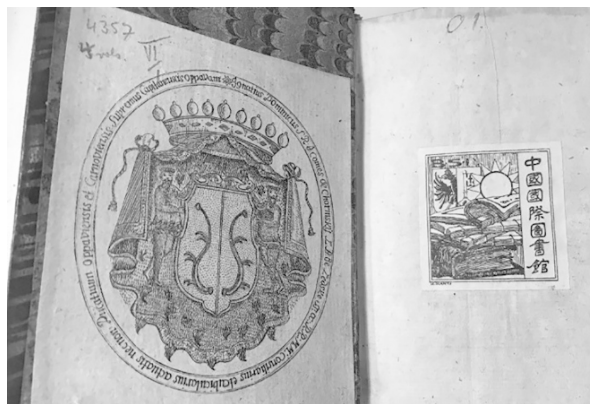
但由於不是每張書頁都印有標記，且著錄時需花時間查檢，所以，DCRM(B) 建議，盡量為搖籃本或未編頁碼的古籍著錄裝訂頁序資訊，其他圖書則可視情況選擇是否補充著錄。

六、遞藏資訊 (Provenance)

遞藏來源是古籍編目描述的關注重點之一，大多可從藏書票 (bookplate) 或是手書題簽文字 (signatures, inscriptions, handwritten notes and marginalia)，取得含藏著書籍身世來歷的線索。藏書票上通常印有代表一個人、家族或團體的徽章紋飾，也可能伴隨著名稱或箴言等文字資訊，可用以查證一本書曾經的主人是誰；部分書籍內夾藏的紙籤，會載有過去古書店對這件藏品的介紹。在書目工作上，若可根據藏書票與書內夾籤查證出先前的藏書者，則會在書目中為其建立檢索點 (former owner)，若無法確知藏書者姓名，則照錄藏書票或夾籤上所呈現的文字資訊，以為未來考證之用。



“La pitie suprême” (國家圖書館典藏《至憫集》，1879)，在前書名頁上有作者雨果的手書題簽，於書目中著錄「A A Benjamin Constant. Victor Hugo」-Autograph on half title page」及「Autograph association copy from Victor Hugo to Benjamin Constant」兩項附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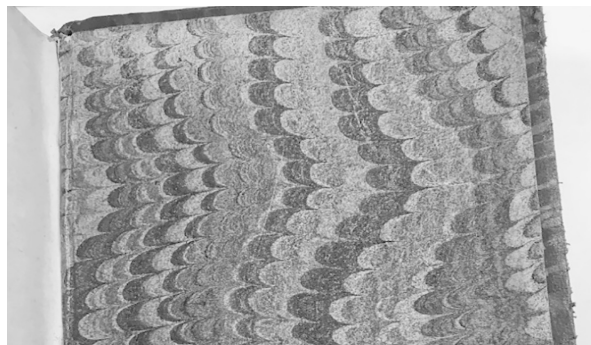
“Lettres Chinoises, ou Correspondance philosophiqu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entre un Chinois Voyageur a Paris & ses Correspondans a la Chine, en Moscovie, en Perse & au Japan ...” (國家圖書館典藏，1739-1740 印行)，舊藏於中國國際圖書館（烏拉圭），在蝴蝶頁上貼有藏書票，於書目中以附註說明「Former owner's bookplates on front pastedown and free endpaper: "Ignatius Dominicus S.R.J. Comes de Chorinsky L.B.de Ledske ss. cc. RR. MM. consiliarius et cubicularius actuatis necnon Ducatum Oppaviensis et Carnoviensis Supremus Capitaneuscis Oppavam" and "中國國際圖書館."」。

七、封面 (Cover) 與蝴蝶頁 (Endpaper)

18 世紀以前的書籍，皮革是常見的裝幀材料之一 (leather binding)。16-17 世紀時，英國與法國出版書籍開始採用全皮裝幀，以較堅韌的山羊皮或小牛皮做為封面的裝幀材料，同時，因書籍需求大增，藏書者的典藏量快速成長，為了節省藏書空間，書籍由平放改為立放，書背也因此成為裝幀的重點，常見於書背施作圖案紋飾的壓印或燙金，並將書名標示於書背，以利查找。18 世紀以後，為了節省昂貴的皮革成本，開始採用 1/4 或 1/2 皮質裝幀 (quarter or half leather binding)，只在書背、封面邊角與靠近書背 1/4 或 1/2 處使用皮革，其他部分改以紙材做包覆，大理石紋紙 (marbled paper)



即為裝幀紙材之一，其起源應為中國，至16世紀末、17世紀初，才由阿拉伯世界（主要是土耳其人）引進至歐洲地區。製作方式是將數種油性色料，分次放入水面，並輕輕攪動，讓色料產生花紋後將紙張放於液體表面，充分吸收色料，最後晾乾，形成的圖案大致有羽狀、卷雲狀、點狀渲染、氣泡狀等，因為是手工製成，細部紋樣不會重覆，常被用於封面、蝴蝶頁。



“Lettres Chinoises, ou Correspondance philosophiqu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entre un Chinois Voyageur a Paris & ses Correspondans a la Chine, en Moscovie, en Perse & au Japan ...”（國家圖書館典藏，1739-1740 印行），舊藏於中國國際圖書館（烏拉圭），蝴蝶頁採用了羽狀的大理石紋紙。

八、結語

西洋古籍無論是版本、裝幀工法與風格、藝術等，每一項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專門學問，本文僅以編目描述工作中見聞所得的基本特色做簡要分享，其他諸如版本鑑別、材質特性、書物構造、插圖藝術等，無法在此一一詳述。在西洋古籍編目領域，面對圖書史、印刷史及編目規範等浩瀚學海，都讓我們深深感到不足而渺小，也是期望能持續精進的所在。最後要特別感謝鍾芳玲老師，以及杜立中先生，二位老師以對西洋古籍與手稿的深厚學養，在書目著錄上給予非常多的修改建議，也讓我們認識到每件藏品背後所蘊涵的文史意義和價值。文藝復興時期對知識與美學的熱切追求，透過印刷文明的結晶流傳於世，我們也期許能在古籍編整的工作領域中持續學習鑽研，讓書目真正成為所有愛書人的引路石。



“Driejarige reize naar China, te lande gedaan door den Moskovischen afgezant, E. Ysbrants Ides, van Moskou af, over Groot Ustiga, Siriania, Permia, Sibirien, Daour, Groot Tartaryen tot in China”（國家圖書館典藏《從莫斯科到中國的3年之旅》，1704），舊藏於中國國際圖書館（烏拉圭），為1/2摩洛哥皮質裝幀，書背燙金，並以皮革標籤標示書名，於書目中以附註說明「Citron-coloured half morocco ; gilt back, leather lettering piece and gold spine titles ...」。